



丁玲外传

王一心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丁玲外传

王一心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钱 晔

封面设计: 王向群

丁 玲 外 传
Dingling Waizhuan
王一心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江苏吴县文化印刷厂制印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70,000

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7-02587-4 / K · 288 定价: 9.80 元

引 子

1985年9月20日。

大连海滨疗养院。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辽宁省文联、省作协、省社联、省文学研究所、大连市文联及辽宁师范大学7家单位联合主办的“丁玲创作研究座谈会”召开了。

此前，会筹备组给座谈会的主角——丁玲发了一封期望殷殷的邀请函。

丁玲很重视这个会，也很感动读者、评论者们的重视。她本来是应该、也会到会的，可是她在会前两月却因糖尿病、肾病加剧而住进了医院，9月12日刚刚出院，虽然病情暂时是稳定了，但毕竟是年逾80的老太太，彻底治愈是不可能的了，加上还有其他疾患，医嘱必须休息调养，不能劳累，她只能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给会议写去了一封充满感情的短信，信中写道：

“我曾是被打入另册的人。我在社会上曾非常孤立但却又拥有多数善良的人的感情；我常常在一些仇恨的眼光中挣扎，但却又基本上是在爱情中生长。……”

仅仅过了半年，丁玲便溘然长逝了。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丁玲信中的这段话，非常恰当地总结了她一生的遭遇。

《天津日报》办的《文艺》双月刊在当年第6期上发表了这封信，即以“我是在爱情中生长”作为题名。

3年后，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一册丁玲晚年作品选集，书

名亦冠以“我在爱情中生长”。

可见丁玲生长于爱情中并非止于一两人的看法。

固然，丁玲在信中所说的“爱情”是广义的，但若狭义地去理解也未尝不可。

因为，纵观丁玲一生，的的确确始终都有爱情环绕她左右。
由生到死。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1
家世与双亲	1
懵懂之年被订终身	4
解除了封建羁绊	6
第二章	11
有了一个新弟弟	11
鲁迅以为是沈从文	15
痴情感得芳心许	18
处女作与叶圣陶	19
最难消受是离情	23
莎菲女士的日记	26
红黑人间	29
多情自古伤别离	33
灾难突降	36
营救	43
死别	46
续业承志	50

第三章 57

感情的散步 57

伟大的罗曼史 59

不算情书 63

梦中的眼睛 71

款款深情怀亡友 76

第四章 80

冯达潜进心里 80

危险临近 81

秘密绑架 83

押赴南京 86

社会反响 88

新都大旅社 92

死的威胁 96

见到了徐恩曾 100

逃跑不成 102

自杀未遂 105

“自首书” 108

人性的力量 112

惊遇姚蓬子 114

矛盾重重 118

鲁迅也误解了 121

三见张天翼 123

方令孺找上门来 128

旧笔重拾 130

沈从文访苜蓿园 132

道路偶遇 一惊三吓	135
沈从文友情两断	143
曹靖华帮助找党	146
党的特使	149
出笼复回笼	152
恨怜交织 劳燕分飞	157
久违了, 自由!	159
第五章	167
毛泽东的知己之情	167
彭德怀失之交臂	171
忘年之恋	174
三八节有感	181
“坏作家的好作品”	185
“反党集团”事件	188
老骥壮赴北大荒	195
碱水和血水	199
死, 原来也这样难	202
身后事	205

第一章

家世与双亲

本世纪第4个年头的一个暮秋，丁玲出生在湖南省临澧县一个钟鸣鼎食之家。姓蒋。远近亲戚加起来，有几千人之众。祖父在满清曾做过高官。钱自然是有的了。一般高门大族所有的豪华，排场，奢侈，黑暗，奇事，丑闻……蒋家也应有尽有，一应俱全。

蒋宅大院有200多间房屋，睡觉的床铺很宽敞，每张床的三面都竖着雕刻着龙凤图案的红木板壁，还安着窗户。

吃饭的时候，就象开宴，家里成了饭店，热闹非常，总是有好几桌人，在那里觥筹交错，大吟朵颐。

在这些人中，几乎无一人读书，只知沉溺于酒色之中。文不能文，武也不行，为了壮胆，也为防身，家里藏了很多枪支。尽管如此，一到晚上，家人谁都怕进那些空着的屋子。

在这群人中，尽管大都是于国于家百无一用的纨绔子弟，但个个都自有“千秋”，都有一段精彩的生活故事，或凄楚，或传奇。

丁玲的一个叔叔不知为何放着安逸闲适的日子不过，却上山当了打家劫舍的土匪。

一个伯父年轻时突然有一天撇下家室就跑掉了，失踪了。

20多年后，一位本地人去四川进香，在峨嵋山上遇着大雨，他奔进一座寺庙里躲雨，看见有两个老和尚正在庙里下棋。

“唉，这山里的天气就象娃娃的脸，说变就变。”香客象是跟和尚打招呼，又象是在自言自语。

两个和尚仿佛都沉浸在棋境里了，既没看到他这么个人，又没听到他说话。

一盘棋下完，一个和尚忽然抬起头来，象是才发现香客似的上下打量着他，淡然问道：

“听口音你是湖南临澧人吧？”看着香客点头和尚又问，“你知道蒋家一个儿子失踪的事吗？他的家里现在怎么样了？”

“知道，知道。当时方圆数十里谁不知道啊！哟，这事怕有二三十年了。真奇怪，那个人说走就走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把他的婆娘差点急疯了。现在他家里满好，他的儿子也娶了媳妇了。”

和尚不再问什么。

香客回家乡后，把这段奇遇告诉了丁玲的那位伯母。

“那么你听他的口音呢？”伯母急问。

“他讲是讲的外路的话，但我听出来好象还夹着土话。”

“莫非真是他……？”

丁玲的伯母急忙差了人上峨嵋山寻访，不想那位和尚却已云游他处去了。

几乎与此同时，蒋家在住宅附近发现了那失踪的伯父留下的记号。

是他回来看妻子儿女了吗？

此后再也没有了伯父的消息。生死也都不知道。

丁玲还有位表姊，最初嫁给了一个清华学生，很满意，不想幸福仅一个冬天，那学生便病死了；表姊大恸之余，便到长沙去念书，不久与一个亲戚发生了恋情，并且暗结珠胎。表姊的行为被她有着显赫的家世的家庭视作大逆不道，尤其是她那位民国初年曾做过官后来退隐故乡做老太爷，以威严名闻乡里的父亲——

丁玲的舅舅更是因此把女儿视作世仇一般。表姊被锁进三间一处经年无人居住、落满灰尘的空房里，只有一个老妈子在半夜里把吃用之物递进去。眼看胎儿行将足月，家里又把她放到一个佃户的家里，这位金枝玉叶便在茅草屋里产下了她的私生子。生产过后住回娘家，不知何日起，她又与她的一个堂妹妹发生了同性恋，逼着堂妹不许嫁人。她们日常的生活就是打牌赌钱。两人在牌桌上串通好了作弊将亲友们手上的钱赢过来，然后就去挥霍一空。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丁玲的父亲蒋浴岚，跟他的这些兄弟甥侄们的生活作风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学习政法，回国后，一是身体羸弱有病，更主要的是本性使然，他并不考虑将学以致用，而是坐以待时，悠闲乡里，一味坐吃挥霍祖上的遗产。生活没有计划也无目的，只是随兴而至。他不会骑马，却喜欢牵着马的样子和感觉，为此他常常牵着骏马去郊外野游，若恰巧遇到懂得驾驭鞍辔之术的人，即随手将良马赠与，眼睛都不眨一下。更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一人骑着马扬蹄而去的架式感到很羡慕，忽然心血来潮，于是立即差人去外地买回许多白马，每匹都配上白缎子做的绣花马鞍，让亲友邻人跨上马背，在一大片草地上四处驰骋，而他就远远地站在一个小土丘上，拖着一条梳理光整的大辫子，一手叉腰，一手婆娑着下颏，欣赏着眼前他设计的景色，心里感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他还懂些医术，曾在乡里行医，高兴或遇贫困者时，则医药费不取分文。

待蒋浴岚把家产潇洒空了，他那多病的身子也垮了。撇下妻儿老小，不负责任地自顾自“走了”。

那年丁玲方4岁。

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任知府的小女儿，幼年时与哥哥弟弟在家塾中读书，后又随姊姊们学习琴棋书画，是封建社会里难得的才女。可是她的婚姻不幸，丈夫不成器，又

早死，留给她一座破落的家庭，还有一个遗腹子。那时的社会环境是不允许妇女自立的，一个拖儿带女的寡妇，其生活之艰难情形，自不难想见。

丁玲的母亲是一位有眼光、有抱负、有思想的女性，丧夫之痛与困厄的生活并未使这位昔日的大家小姐颓唐悲观，相反，她抖擞起精神，在勉力担负抚养两个子女的重担之余，不时引颈举首，寻找着新的出路和有意义的生活。

一天，她的弟弟请人送信来，告诉她，她的娘家常德县将开办女子速成师范学校，定期两年毕业等等。她听后“雄心陡起”，觉得如绝处逢生。她立即写信要弟弟代她报名，然后说服叔伯，打点行装。“将正屋锁闭，托人照看。即携子女，一肩行李，凄然别此伤心之地，一路悲悲切切，奔返故里。”这是1909年。

懵懂之年被订终身

丁玲与母亲及弟弟寄住在外婆家，三舅的儿子成了她的玩伴。

一次外婆瞧着孙子和外孙女两小无猜的样儿，乘兴随意说道：

“长大了就让这对表兄妹亲上加亲吧。”

一言九鼎。尚在懵懂无知之年的丁玲就这样被订了“终身”。

母亲考入常德女子师范，与向警予同级，她佩服她的学问道德，两人成为忘年交。丁玲随母亲在该校幼稚班读书。

辛亥风暴起，常德女师停办，母亲考入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丁玲亦入该校读小学二年级。

在长沙她们仅待了几个月，即因学费不继而双双辍学了。

母亲把丁玲交给向警予暂代照顾，自己回到了临澧，将房产变卖以偿还债务。后来她在桃源县立女子小学谋得一教职，才把

丁玲接到身边，丁玲就在该小学念书。

一年后丁玲随母亲回到常德。母亲仍执教鞭，丁玲则继续她的小学课程。

随着年岁的增长，丁玲愈来愈不喜欢表哥及舅父母，寄人篱下的日子难免有许多酸楚的滋味，以至小小年纪的她，也怀有满腹心事，甚至在快乐时也会突然忧郁起来。

她在为与表哥的婚约而烦恼。

五四运动暴发时，丁玲已是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了。她在第二女师度过了一年非常愉快的时光，她的功课也棒极了。

在学校里，丁玲并不是“五分加绵羊”的乖学生，她是属山羊的，头上有两只角支楞着。她沸腾着热血亢奋地投身到五四浪潮中去，她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到处演讲，在贫民夜校向贫苦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教她们识字。丁玲在校教珠算，因为年纪小，被学生们称作“崽崽先生”。丁玲的举动引得原本最欣赏她最对她抱有希望的守旧校长不住地对她摇头叹息。丁玲还和几十位同学一道，象征革命地将辫子交给了剪刀。

校长见硬拦不住学生，便以提前放暑假赶学生回家。丁玲只好又回到了常德。

刚下码头，她便与舅父母发生了一场小冲突。

舅父母一看见她剪了发，知道她在外面一定“新”得可以，立刻冒了火。

“哼！你真会玩，连个尾巴都玩掉了！”舅舅哼哼地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舅妈冷冷地说。

丁玲原本见了他们就不高兴，又听他们你一句来他一句去的，也火了。她冲着舅父直说道：

“你的尾巴不是也早已玩掉了吗？你既然剪发在前，我为什么不能剪发在后？”

说得舅舅一愣一愣的。她转又对舅妈说道：

“你的耳朵为何要穿一个眼，你的脚为什么要裹得象个粽子？你那是束缚，我这是解放。”

丁玲连珠炮似地一番话，呛得舅父母只能干瞪眼睛，他们还未来及想出驳斥毛丫头的词儿，丁玲却已三脚两步出了房门，径自看她的妈妈去了。

丁玲一度在长沙周南女中上学，因对校方不满而退学，后转入长沙岳云中学。在这里她与杨开慧成了同学。

解除了封建羁绊

丁玲在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后，曾写过一部7万字的小说，叫《韦护》。

《韦护》描写的是一位革命领导人韦护与现代女性丽嘉的恋爱故事。

作品对男主人公刻画还比较切实，而对女主角的描写却极为细腻和生动，显然作者在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倾注了非同一般的感情。

韦护和丽嘉都是有生活原型的。

韦护即是瞿秋白。连“韦护”这个名字都是瞿秋白用过的别名。

丽嘉即王剑虹。

瞿秋白曾说：只有两个女子最了解他，能批评他，一个是天上的女子王剑虹，一个是世上的女子杨之华。

杨之华是瞿秋白的第二任夫人；王剑虹是瞿秋白的第一个妻子，但有命无运，不幸肺病早死。

王剑虹是丁玲的闺中腻友，也是她革命的引路人。

1918年夏天，丁玲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的时候，王

剑虹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平时王剑虹严肃有余，不苟言笑，是个颇有思想的学生。“五四”运动爆发后，她成了学生会的积极分子，是学生活动的“领头人物”，她参与组织学生游行、演讲、去夜校授课；她的演讲总是引来学生们的阵阵掌声，她还常常在学校的辩论会上把守旧的老校长及教员们问得张口结舌。

丁玲那时，虽然跟王剑虹没什么交往，但王剑虹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子里。在丁玲的心目中，王剑虹是个敢冲敢闯的浑身有刺的人，她不由地暗暗钦佩。

那年，在长沙念书的丁玲放寒假回到常德去。

一天，有两个女孩上门来。是王剑虹和她的一个堂姑，专门来看丁玲的母亲，因为她们两人的姐姐都曾是丁母的学生。

王剑虹见了丁玲后，两人便很自然地谈起几年前桃源二师的情形，又互问如今的学业和境遇。

“岳云不错吧？男女同校在这里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吧！”王剑虹说。

“唉，都是一阵风，一股热情，时间长了，风过去了，热情也不知哪儿去了，有时是换汤不换药，徒有虚名，令人失望。”丁玲说。

“跟我去上海怎么样？我刚从上海回来，那里的空气比这里的新鲜多了。”

“是吗？那里可以上学吗？”丁玲怦然心动。

“当然了。哪，陈独秀、李达他们创办了一所平民女校，你若要想去，我可以推荐。我跟李达的夫人认识，我可以把你介绍给她。”

年轻人的血本来就是热的，很容易沸腾。

此后数日，王剑虹经常来找丁玲，丁玲也常常去访，两人促膝而谈，抵掌而谈，越说话越多，越谈越投机。

丁玲决定终止长沙的学业，放弃即将到手的文凭，去上海一

闯。

这样既可以“寻找真理，开辟人生大道”，又可与表哥中断婚约。她的算盘。

丁玲请求母亲去跟三舅说。

母亲去了。

丁玲听到隔壁三舅的嗓音高了起来：“这个小丫头，就是花样经多！她从来没把我们作长辈的放在眼里，这还得了！你要好好管教管教她，你要老是这么由着她，总有一天她会骑到你脖子上来！”

丁玲生气又委曲，不禁冲了出去，她也大声地对三舅说：

“我只是要去上海读书，就引出你这么多话来！你别挑拨我和我妈妈的关系，我尊重我妈，但永远不会尊重你！”

“你看看！你看看！”三舅气得指着丁玲对丁母说，“这还得了！敢跟上辈顶嘴了！还没嫁进门呢，就这样厉害！”

“我才不要进你们家的门呢！是你们逼着我的！”丁玲冒了火。

“你敢！父母之命你敢违抗！”三舅极尽威严：

丁玲却不买账，“你想压服我不行！我的婚姻要由我作主。你对我们孤儿寡母已经欺侮得够了，你要骂我，我就要在街上骂你，让全城都听见！”丁玲说完，扭头跑进自己的房间，卷起铺盖，冲出了大门，住到母亲的学校里去了。

正值寒假，学校里空荡荡的。丁玲就在这空寂的校园里生闷气。

王剑虹来看她了，丁玲把这事告诉了王剑虹。

“对，就要跟他斗！这种人，你是要逆来顺受，你就完了。”王剑虹说。

“我真想写篇文章，去骂骂我三舅。”丁玲气犹不平。

“为什么不呢？”

激愤之下，丁玲一挥而就一篇“讨伐”三舅的“檄文”。文章说她三舅是豪绅恶霸，在道貌岸然的外表下，藏着一肚子男盗女娼，说他生活如何腐化，在乡里如何巧取豪夺、仗势欺人，如何满脑子的封建意识……总之她把平时在报刊上读到的反封建，反土豪劣绅的革命词儿都用上了，文章还毫不忌讳地直点三舅的大名！

文章写成才想到往哪儿投稿。

“就我们县的《民国日报》怎么样？”王剑虹问。

“可以，这个报纸还比较进步，经常有一些反封建的文章。”

“那就投这个报。”

“好。”

王剑虹陪着丁玲来到报社。

“我们来投一篇反封建的文章。”王剑虹对编辑说。

“好，好，欢迎，欢迎。”

编辑接过稿子看了看，说：“嗯，文笔不错嘛。是你写的？”他问王剑虹。

“不，是她写的。这个豪绅是她三舅，就是本地人。”

编辑一听，愣了一下，说道：

“请你们等一下，我去问问主编。”

编辑再出来时，面有难色地说：

“哎呀，这文章呢，写得是不错，很有斗争性，不过，你写的既是本地人，我们就要慎重对待了，我们还要再调查调查，看你写的与事实有没有出入，还要……你们看呢，稿子是拿回去还是暂时放在这儿？”

丁玲和王剑虹一看，都气了。

王剑虹对编辑说：“我们马上去上海，我们要把这篇文章投给上海的《民国日报》，还要告发你们，说你们与豪绅勾结，压制青年，不肯登我们的文章。”